

白马飞飞

BAI MA FEI F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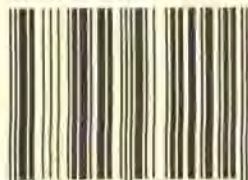
王星泉



同心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惠玲
封面设计 王星宸
电脑制作 米峻

ISBN 7-80593-200-X



9 787805 932002 >

1·019 定价:10.00元

白 马 飞

王星泉 著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马飞飞/王星泉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 1997. 2
ISBN 7 80593-200-X

I. 白… I. 王… 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817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34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 34 号)

印刷者: 密云体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定 价: 10.00 元

《白马飞飞》序

张守仁

在我一生的编辑生涯中，熟悉的作家数以百计。他们有的记忆力极强，匆匆走过画廊，回家后竟能背出画上的题诗；有的擅长数学，一列火车从他眼前驶过，他能告诉我该火车能运载多少吨货物；有的对气功很有研究，能根据亲身体验和人体特异功能写出很厚的专著来；有的外语修养很好，能译出比已出版的世界名著更佳的译文来。但作家王星泉与众不同，他的出色的文学作品的写作，仅仅是他的业余活动。他可以算得上是多方面发展的学者型文艺家。他对舞蹈、音乐、诗词均有相当造诣，在漆器工艺、绘画、雕刻、建筑装饰设计等领域均有突出建树。他的大型漆画《拱桐白鹇》几十年来一直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内，可见他在艺术上造诣之深厚。

大约在1986年年底，我的一位在重庆工作的朋友，给我寄来油印本中篇小说《白马飞飞》。展读之后，爱不释手。以动物作为主人公的小说，写得如此感人，如此悲壮，实属罕见。作者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抗战中八路军一匹叫“飞飞”的白马写得出神入化，写白马和主人之间的感情到了相依为命的程度。它会闹情绪，会吃醋，奔跑神速，机灵无比。危急当前，慷慨以赴，枪林弹雨中，以身躯掩护主人。它的高贵、勇毅，无与伦比。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被日军捉住，绝

食而死。有些篇章写得惊心动魄，精彩绝伦。这匹白马是真、善、美的化身，忠诚、坚定、舍身忘我的象征。我们见到此稿后，当即决定这部小说在《十月》上以头条位置发表。

小说刊出后，反响强烈，不少报刊纷纷转载，并多次获奖。读者来信像雪片般飞来。有一个长期躺在医院里治病的残疾青年来信说，他整天躺在病床上，见到的尽是病室的白墙、病榻的白床单、护士的白罩衣，生命苍白如纸。看了《白马飞飞》，他因惭愧而痛哭流涕，感到自己又有了生命的活力。甚至肿瘤医院里一群癌症患者，也聚集起来议论着如何向飞飞学习。有一个青年学生来信问白马飞飞死后葬在何处，他积攒了旅费要去瞻仰白马的坟墓，向它表示自己的敬意。

我曾问星泉兄是什么事情触发你写出这部作品的？他说他小时候常听二伯父给他讲一匹叫飞飞的马的故事，听到这匹战功卓著的骏马，最后过着凄苦沦落的悲惨生活时，常常嚎啕大哭。长大了，为了画马，他去养马场熟悉了马的习性。马是豪迈、骠悍的动物，它和主人分担着疆场的艰险，也共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动作敏捷，气质高贵，躯体线条优美。尤其是智力和品格超群。有一次一个战士骑着一匹棕色马外出巡逻，被滑坡的山石砸伤。棕马血淋淋地跑回场部报信。医生带人跟随它赶到现场把战士救了出来，那匹棕马却因伤重身亡。好的战马也是战士，也是英雄。于是他经过长期酝酿，写出了这部感人肺腑的小说。

星泉兄尤擅丹青。他的油画、水彩画很有特色。《幼驹出林》、《天高有逆风》、《九寨沟獐群》等画幅，画出了动物们在大自然中怡然自得、欢腾雀跃的神态。他有一幅水彩画

《九寨飞瀑》，画面上山水匍匐然从高处跌落下来，飞珠溅玉，在阳光下染成多种颜色。曲折回旋的水流，冲过倒伏水面的松杉，急涌而去，似有一股凉气从画幅上扑面而来。他还根据从马王堆中发掘的漆器历经两千年仍鲜艳如初的实例，用特定的矿石、生漆、化学物质等原料研制一种名为 LA—12 型的高级绘画颜料。用了它可保证壁画、油画持久不变颜色。这种颜料如能批量生产，则是世上所有艺术博物馆之大幸。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想象力极其丰富，内涵深邃，完全可与希腊神话媲美，可是完整地表现古代神话的大型艺术品，至今还没有。王星泉正在投入巨资从事一个大工程——“古代神话故事大型木雕系列”。这个大工程已搞了几年，待全部八十多幅大型木雕刻出来之后，将运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展览。

由于王星泉在造型、绘画艺术上的深厚造诣，故他的文学作品充满着视觉画面。看他的小说，仿佛在看精彩的连环画。

中篇小说《白马飞飞》发表之后，有许多电影制片厂想把它改编成文学剧本拍摄电影，一直由于找不到理想的白马无法工作。现在电影事业管理局已把《白马飞飞》列入重点影片，认为根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文学剧本《白马飞飞》“立意独特，构思巧妙，人马之情通过波澜壮阔的抗战背景来加以生动表现。场面处理，大处恢宏壮观，小处真实细腻。为近年来少有的佳作之一。”并希望制片厂把它拍摄成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电影精品。现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已和有关单位一起投资摄制。不久，《白马飞飞》电影将向全国公演。广大读者将在银幕上看到骏马飞飞机灵、孤傲、倔

强、忠诚的形象：

“一匹骏马在原野上奔驰。它的长鬃随着动势飘拂，好似天鹅的两翼在气流中搏击。它从晨曦奔来，那个方向有它的起点；它向晚霞奔去，那个方向有它的终点……”

这本书中还收入作者的另一篇力作《漆圣》，拟于1997年拍成20集电视连续剧。此书出版后读者可以先睹为快。

1996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白马飞飞 (1)

漆圣..... (133)

白 马 飞 飞

本书系电影《白马飞飞》的小说版本。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名电影剧本获全国优秀剧本奖。

序 幕

任何人来到银河军马场，看到那原始的、狂野的、强悍而又对人亲和的马群，都会对生命的活力产生崭新的概念。

一九八一年十月我接到银河军马场管理处主任杨清的来信。他的信唤起了我对草原和马群的怀念。他还提到我赠送给军马场的油画《越过暴风雨》。创作这幅画的时间是一九七五年。今天看来这幅画包含着战胜那个黑暗年代的内容，特别有纪念意义，所以，他把这幅画布置悬挂在新建大楼的会议室正中。信的末尾，他希望我再到银河军马场去体验生活，并特别强调说：“……虽然，您的骑术很不高明，但是，您爱马的感情比有经验的骑手还要真挚。我曾经认识一位老将军，前天又到银河军马场来了。他同您很相似，对马的虔诚与热心经常表现为某种痴愚的性格。战争年代，他曾带过骑兵团队南征北战，很有些不平凡的经历。我知道他同他的坐骑——一匹战马，还曾有过一段传奇般的故事呢。他不大肯讲起那些往事。如果您能来，说不定能获得您期望已久的素材……”

经不住这封信的诱惑，我决心整顿行装，第二次去银河军马场体验生活。

由于公路塌方，汽车阻塞在新渡桥，耽误了一整天。第四天才到达松孜车站。我背着沉重的画具朝银河军马场的小公路走去。刚刚到九里坪，道路便像涌入海口的河流一样，突然延展开来，隐设在草原广袤的狂涛中去了。放牧的马群已

隐约可见，军马场的建筑物还没有一点儿影子。大榕树下那几间茅屋已经拆掉，废墟上长满了野草。记得那一年十月，我被“群众专政队”私设的刑堂昼夜刑讯，搞得遍体鳞伤，神经失常。生的欲求已经麻木，只剩下对自己生存空间的一片悲愤。几个好心的同志帮助我逃出“牛棚”，又介绍我到偏远的银河军马场躲避追捕。那天我也是循着这条被茂密高耸的飞燕草和低矮的、像烟团似的蒲公英侵袭得断断续续的小径往前走。走着，走着，竟走进了一般人“严禁入内”的军马场密龙山麓分场。一匹淡栗色的小驹不知从什么方向无声无息地来到我身边。奶驹打量我的神情疑虑重重。长睫毛把眼睛遮盖在阴影里，使透明的眸子变得更加妩媚。润湿的鼻头轻轻蠕动，好像嗅着甚么气息在寻踪追迹。微微张开的嘴巴，乳齿尚未出齐，一望而知它的年龄还不到两个月。小东西侧着身子在我前面走，四条长腿颤悠悠地说不出有多么娇嫩。每当我停下来，它也止住脚步端端地瞅我。稚气天真的样儿，就像引导我解脱苦难、回归大自然的天使，使我萎顿的躯体为之一振。临近分场管理处，它便欢快地逃开了。我自己只好硬着头皮到这幢楼房里面找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求援。所幸军马场管理处主任杨清看了我带来的介绍信，知道我是个画家，同时也知道我是被打成反动权威的牛鬼蛇神，接待我竟出人意外地热情。

“杨主任，您这儿要是不方便，我可以到别处去。”我不得不把话说在前头。

“安下心来吧！”他猜透了我的心思。“我这里藏的‘民主派’、‘走资派’、‘叛徒’、‘内奸’何止十个。他们都和我同桌吃饭呢！您是画家，我们更欢迎，给我们画点山啊、水啊、

树啊、马啊，装饰一下这些屋子吧！”

那年月，不怕株连就算侠肠义胆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在这个军马场呆了三个月。每天在草原上写生。那匹淡栗色奶驹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朋友。只有母马召唤它去喂奶的时候，它才躲躲藏藏，不让我挨近。马场主任告诉我：“分场的马比场本部的马更驽悍，多是挑出来的名种马或选配繁育的良马。每匹马都有档案，包括父系和母系的情况、成长期的体高、体长、胸围、管围、体重以及步法指标、速度、外形特征的记录。这匹奶驹是杂交改良马种。父系摩根马是美国快步马品种。母系是我国三河马。体质坚实，头形清秀，有悍威。它在登记册上的名字是A~906，但大家都叫它露露。”

我永远难以忘怀那段流亡岁月里露露给我的抚慰。它在草原上围着我绕圈儿奔驰，它跳越小河时跌在水里溅起嬉戏的浪花，它带我到密龙山谷口躲避暴风雨，它同我观看草原日出——那雄浑的天体间托出一轮血红的太阳，引起它惊异的嘶鸣。就是这旷达而近乎野性的生活使我重新振奋起来，一直坚持到迎来一个光明的中国。

今天的军马场比六年前美丽多了。深秋浓重的色彩把大草原和密龙山脉整个包容起来，比任何时候显得更庄严、更瑰丽，也更脱俗。从前寂寞的牧场现在划成了天然区段。靠近山麓筑起的一圈圈马群避风的土围墙和用石头砌成的建筑物显得风格别致，与周围浑厚的环境非常调和。洛丹河荒凉的河岸也整修一过，河水澄澈见底。我沿着河岸走了两公里，再也见不到泥土倾塌、乱草壅塞的洼地了。草原的马群比从前散布得更广。飒飒秋风传来一声声马嘶。这声音有着原始的、狂野的力量。对于初来乍到的人，它容易使你想起远古

人类的牧歌；对于我，则唤起了多少凄凉而甜美的回忆。尤其在心中长久萦绕不去的，是露露那有魅力的形象。算起来露露已经是六岁的壮年牡马了。

助人为乐的杨清见我意外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高兴得声音都走了调。他久久端详我的脸，觉得人生沧桑之变在我身上的历程竟如此艰难。因为我现在虽然容光焕发，却比实际年龄苍老多了。

新楼很宽敞气派，走道里可以开动一辆汽车。会议室、接待室、大厅果真到处悬挂着我避难时给他们画的油画。没等我开口，他就对我说：“不巧。您想见的老将军到他下放过的省五七干校旧址——里容县去了。距这儿九公里，过几天就回来。”经他解释，我才知道老将军就是一九七五年我在军马场避难时见过一面的省委戚部长。当时，我同杨清从洛丹河散步回来，见左边浅山岗上有位老人一会儿来回踱步，一会儿停下观望。杨清悄声对我说：“喏！那就是将军转业后的部长。”

我见戚部长年龄已近七十，然而精神饱满，笔直地站立在山岗上沉思的模样像一座塔形建筑。走起路来一往直前，好似铜墙铁壁也阻挡不了他的去路。大凡经过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物都有这个气派。他的双鬓斑白，微微有点儿秃的脑门和阔边眼镜后面深邃的眼神像哲学教授。

我同马场主任一直走到他的面前，他才若有所感地躬了躬身子。

杨清向他介绍我的时候，特别强调我是画家。他听了很高兴，但骨子里表现出来的冷淡，无论多么迟钝的人都能察觉到。

这次重新提起这位“冷面部长”来，我心里油然而生一

种反感。

“一九七五年您见过戚部长……”杨清觉察到我的情绪，解释说，“他虽然沉默寡言，表面上冷冰冰的，其实是个热情充沛的男子汉。试想，一个老将军到了垂暮之年还牢牢记住他同他的战马的友情，一有机会就到军马场来寻觅他失去的记忆，其感情何等深沉，何等执著。他给我们讲过他的战马的故事，其感人程度非同寻常。加之，他描述事物简洁、客观，所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您如果能听听他的谈话，对您的创作无疑将大有裨益。”

“露露呢？”我有意把话岔开。“它还在军马场吗？”

“在呀！好漂亮一匹骏马啊！”提起露露杨清眼里放出异样的光彩。

我迫切希望见到露露。他不辞辛劳带着我跋涉了六公里，才在109组放牧场找到了漂漂。它果真长成了一匹漂亮的骏马，不合群地站立在草原的一处斜坡上。它那优美的身段，高昂的头，飘拂的漂鬃，不由得令人想起马约尔的《大气》——一件形体超越了环境的雕塑。

事隔六年，露露早已忘记了几时的朋友。它傲慢地瞟了我一眼，毫无表示。杨清跑到它的正面大声叱喝，它也只是换换腿，变一个姿势，态度十分漠然。

“它的古怪性格真叫人受不了。”杨清走过来，手里握着一束草在脸上拂动。“我们国家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现代五项运动’这个比赛项目。上个月体委派了几个马术运动员来马场选马。我给他们举荐露露。您看，它的素质这样好，速度又快，体型又优美，都承认是匹难得的骏马。刚开始，在马术训练中它决胜的意识很强，起跑、腾跃、并连、收腿的

节奏掌握适度，跨障碍物也步步恰到好处。可是，它情绪波动，像一个不稳定的音符。过一阵子，它又落后，犯规，反复数次偏离跑道，搞得大家都很恼火，教练正在考虑把它拉下来呢！”

“总有个什么原因吧？”我说。

“不知道。”杨清把草束丢在露露脚前。“反正它是个很难调教的家伙。您见过马术训练吗？”

“当然见过。”我说，“七五年你们马场进行马术训练，我每天必到！”

杨清低着头默想了一会儿。

“那不算什么马术训练”，他满脸不以为然的神气，“七五年冬天要淘汰一批军马去作运输挽用，所以先由驯马手试一试那些有恶癖抑或性情粗劣的马。真正的马术训练您倒可以看看，简直是自然界的奇观。叫人惊心动魄呀！……”

“啊！”我觉得又羞愧又惊奇。

“马术训练，勇力和技巧要求都很高。时时风云变幻，惊险紧张。像露露这类烈性的马，调教起来，一触即发，有如同猛虎拼搏。”

“真了不起！”我坐在草地上望着露露俊美的身姿，心里潜藏着一股自豪的情感。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银河军马场密龙分场举行马术训练。许多杆彩旗把广场划出一平方公里区域，在区域范围内设置起连接不断的障碍物。尽头是一片平地。地上划出一条条白线和各种虚线，年轻的教练举起右臂把九个运动员召集到他面前。

“今天举行正式马术训练，是为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现